

从审美与环境交融角度看森林的休闲娱乐价值

[芬兰]桑诺·莱赫蒂宁文 赵 卿译 程相占校

[摘要]休闲娱乐活动对提高人们的自然敏感性有着诸多影响,其方式是审美的环境交融。芬兰传统上对森林休闲娱乐性的运用程度很高,本文以此为例提出,将休闲娱乐价值赋予给自然可以与伯林特的审美交融联系起来,并且这些过程提高了环境交融的可能性。对自然的休闲娱乐性运用,引发人们去讨论与环境的交融互动所能产生的恢复健康的作用。以往的美学理论认为,审美体验是主客体之间一种静态的单向关系,而审美交融理论则强调了二者之间的交互性因素。自然的意义在此被视为实现多种不同价值的平台,各种价值间的侧重点总是随着其他多种变量的变化而经常变化。多种价值的连续统一性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以便人类在与自然的共存中找到并维持某些平衡。在这种社会认同中,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和实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与森林的休闲娱乐关系在这里被看作一种“价值-肯定”的开端,从而推动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待生态问题。最近的一些环境美学理论(比如生态美学)深刻地提出了这个主题。世界上众多日益紧迫的生态问题促使我们去寻找更多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的共同倾向是将审美与环境意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传统美学理论认为无利害性是审美体验的先决条件,而现在有学者主张放弃这种观念。这都表明美学领域正在发生着一种伦理转向。

[关键词]环境美学;自然;休闲娱乐活动;审美交融;环境交融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110-04

[作者简介]桑诺·莱赫蒂宁,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国际应用美学研究所讲师。

[译者简介]赵 卿(1984—),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研究。(山东济南 250100)

Title: Recreational Value of For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and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Authors: Sanna Lehtinen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effects of recreational activity to nature sensibility in the forms of aesthetic and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By employing the traditionally high rate of recreational use of forests in Finland as an example, it is proposed that attaching recreational value to nature is linked to Berleant's aesthetic engagement and together these processes en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Recreational use of nature brings into discussion the restorative effects of engaging in interaction with environment. This interactive element underlines the difference of aesthetic engagement to previously held view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a static one-way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e is seen here as a platform for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s, the emphasis between which varies constantly according to other multiple variables. This continuum of values needs to be acknowledged by society in order to some balance to be found and maintained in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Everyday ac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dividual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also in this societal acknowledgment. The individual recreational relationship is seen here as a value-positive beginning for a more conscious perspective to ecological issues. Some recent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g. ecoaesthetics) address this theme in a thorough manner. The urgency of ec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puts pressure in to finding more solutions combining the aspects of aesthetic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is, together with letting go of the notion of disinterestedness as a prerequisite for aesthetic experience, can be taken as further proof of an ethical shift taking place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Nature; recreational activity; aesthetic engagement;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当我们与自然切身接触时,可以感觉到脚下的大地,能够触摸并闻到各类树木与植物的气息,能够感受到太阳温暖脸庞的喜悦:所有这些具体体验都强调了我们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感性基础。同样,这种描写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才是我们体验的基础。当这些多样的个人感知体验事后被会议、被概念化、被反思的时候,实际的感知接触却淡化为背景。然而,即使我们用最抽象的概念来概括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它依然作为核心而呈现。本文旨在论述休闲娱乐价值是如何被赋予给自然的,论述它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对审美与环境交融可能产生的许多影响。芬兰不仅被誉为“千岛之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森林最密集的国家之一。本文将简要介绍森林的休闲娱乐价值如何在芬兰得以清晰地体现,从而说明自然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将休闲娱乐价值赋予自然

在这个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口密度日益攀升的时代,自然的重要性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谈论自然的“休闲娱乐价值”呈上升趋势,围绕这种现象,建立了大大小小多种经济体。自然景色优美的地区,如古老的森林、瀑布,或风景险绝的地区,提供了多重让人陶醉且激发活力的体验。自然存在着很多奇迹,人类在它们面前往往感到惊喜。从历史传统上看,森林一直对芬兰的国家身份与经济至关重要,因为芬兰超过70%的国土为森林所覆盖。由于芬兰人民一直栖居在大型的森林周边,所以对自然的理解受到了传统的影响。众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保护区都向公众开放,公民已可以在自然中开展娱乐活动。已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恢复健康的体验与存在于自然之中有着关联,特别是存在于“户外的运动及活动地区”。^①

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如徒步旅行、滑雪、游泳、摘草莓等,以及新兴的运动形式,如寻宝、抱石运动、滑翔伞等,都在芬兰及其他地区日渐盛行。此类运动盛行的部分原因在于,户外运动对于身心健康有着明确的效果。传统生活模式已被城市化所取代或改变,社会中的结构变化也影响着人们如何工作以及分配他们的时间。人们有了更多休闲的时间,也有了更多理由去爱护自身与坚持身体运动。当人们不再居住在自然之中,而自然也相对近便时,人们总是会在工作之余投入到自然之中去平衡日常工作。这样将娱乐价值赋予给自然,也更加明确地涉及自然的审美价值问题,比如,当人们考虑这些休闲娱乐活动时,自然又是如何被实际体验的?在自然中进行娱乐休闲的那些方式,又是如何影响人们与环境的关系的?

二、审美的环境交融

根据阿德诺·伯林特教授的观点,与环境的交融赋予了审美欣赏另一个层面。比如,当我们处在森林中时,很难将森林视为一个静观的对象,因为我们被它围绕,我们与自身的每个细胞都参与其中。伯林特将这种完全地交融界定为“在自然世界中的感性沉浸,它达到了非同寻常的对于整体的体验。这些场景伴随着敏锐的知觉意识,并通过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而得以强化,它们能够成为清晰的高峰体验。”^②对照我们这里所论述的休闲娱乐活动来看,伯林特的论述非常正确。即使身体活动具有某种目的而非“仅仅”处

① Korpela, Kalevi, Matti Ylén, Liisa Tyrvöinen, & Harri Silvennoinen, *Favorite green, waterside and urban environments, restorative experiences and perceived health in Finland*.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5 (2).pp, 2010. 200-209.

② Berleant, Arnold 2004. "The Aesthetics of Art and Nature". *The Aesthetic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ds. Allen Carlson & Arnold Berleant,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于自然中,它也能够强化感觉器官,从而完全地融入环境之中。这种现象也曾被描述为一种“流动”体验:个人沉浸在积极从事的某项工作状态中,从中得到一种愉悦的真正满足。^①

伯林特强调活生生的体验:欣赏者被现象环绕并且运用所有感官欣赏各种现象。具体到森林这样的自然环境而言,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欣赏森林好像引发了不同的体验:它不同于以往的景观欣赏传统,或从一种复杂距离去描绘自然。^②伯林特称这种强烈、活跃、交融的知觉参与为“审美交融”。需要重视的是,这种交融理论挑战了康德主义的审美无利害学说。同时,这种认识也开放了一种可能性,使得我们能够了解渗透在不同活动——尤其是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活动——中的不同价值的影响。

伯林特指出:“审美交融需要积极地参与到欣赏过程之中,有时通过明显的身体活动,但经常借助创造性的知觉参与。”^③因此,感官知觉最大限度地与自然体验相关。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一开始就要求各种感官与环境协调一致,及时适应此时此刻的环境。在恐惧、紧张、或其他先入为主的状态中,感官不能恰当地运作,因此体验会被阻碍或延迟。

互动性观念是指,环境影响你的同时,你又影响了环境。作用于自然的部分影响是当下的,但与自然相遇则会发出一段长长的反响波。通过这些反响,对于环境与生态的洞见会变成社会公认的各种价值。这些独特价值的发展过程来自与特殊含义的本源性碰撞,它们也可理解为交融的各种时刻。通过对于自然的敏感性,生态意识能够得以认知与强化,其方式是在活动与静观中充分地体验它。总之,不管它体现为自然的优美或

特征、强大的力量还是崇高的壮美,这些体验对人们都很重要。即使与自然最浅显的日常接触,也事关如何最终安置高级的生态价值。

自然实际上能否与人类完全分开,这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在我看来,伯林特的交融理论已假定这种关系本质上是无害的,在这种关系里,人类与自然一道发挥作用。同时,交融模糊了主客二者的界限,突破了传统的审美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与革新。

三、接受自然的正反两方面

我们必须记住,自然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场所,不仅具有休闲与愉悦的审美价值,它也构成“他者”。比如,森林中充满着一些让人惊讶的、不可预见的潜在危险。自然的“他者性”有时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自然是中性的,对我们无所谓仁爱与否。自然本身不直接向我们索要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把我们最深层的思想与价值投射到自然上,但一定程度上,它绝不会给予回应,我们仅仅是在阐释它而已。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性尽管客观存在,但它并不是我们通常看起来的那样,而是我们对自然某些特性的一种诠释或展现。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减少这种互动的意义。这种互动的意义在于,它突出了我们对于自然的责任,我们应该保护自然本身及其对于人类的意义。

自然确实能引起惊栗与恐惧。许多以灾难为主题的电影和故事特别生动地描绘了以下时刻:当“某些事物变得失常”,或当自然的巨大力量不再是令人愉悦的。自然中的丑陋、不和谐与残酷等都是自然不可避免的属性,接受它们都是我们充分理解与欣赏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只保

^①Cf.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2008.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②Cf. Berleant, Arnold, . *Forestry Aesthetics: Forest Management a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 New and Recent Essays, England: Ashgate, 2012.

^③Berleant Arnold. *What is Aesthetic Engagement?*.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Vol 11, 2013.

护与珍惜优美的自然——它只代表自然的一部分。但这样这并不构成与交融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强烈意味着与自然的疏离。因此,审美疏离的状态将是对负面审美特征的冷漠而非认可。然而,这些负面的特征以及情感,不应该影响我们如何评价自然。从纯粹的生态观点来看,自然的价值在于它是个一直发挥着功能的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又具有各种特征。

四、从价值到社会认可

价值观念是人们在某个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在此过程中,各种实践与各种行为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创造或认可生态价值的实用主义模式,促使人类的实践走向了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形式。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词语修饰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事情——与环境共存,在环境中生存——目前已经变得生死攸关。对这类更具普遍认可度的价值观念,自然的修复特性能够充当一个基础。通过各种日常行动,人们将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心态,参与到对于环境的保护与保存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休闲娱乐关系将因此作为关键的出发点而发挥作用。

在全球化的世界似乎更容易看到,为了成功地去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需要包含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多样敏感性。出于对人类共同未来的忧患、对上述审美与环境主题的忧虑,国际范围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比如,程相占教授提出的生态美学表达了对于生态交融各方面的关注,他将生态美学界定为“生态审美欣赏理论”^①。生态美学观旨在详尽地考量生

态世界观与审美体验的联系。如前所述,这是诸多新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渴望缩小个体自然欣赏与更普遍的生态关注之间的差距。我们急需这类理论去辨别不同因素——这些因素渗透在与自然环境(如森林)这些具有多面性以及挑战性的关系中。

五、结语

从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休闲娱乐价值离不开对自然的体验。感受愉悦的能力在接触自然时获得勃勃生机;它虽然不是人类的特权,但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视角。人类对自然拥有的任何权利,都不该被人类视为理所当然的,只要还有那么多警示式的例子存在,如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湖泊污染,矿井遭侵占并废弃,或动物种群的灭绝。因此,社会各界积极地塑造与影响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其途径是借助普遍渗透在社会结构和选择中的价值观。在国家法律与政策制定中,如何看待自然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转向价值哲学表明,美学领域里正强烈发生一种伦理转向。娱乐价值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来改变关于自然的政策及制定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自然对于人类具有重大影响,提高人们的这种意识尤为迫切。自然对缓和、镇定、愉悦与修复心理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自然审美体验及其创作意义、引发想象的作用同时也被公认。休闲娱乐价值与审美体验进一步将审美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连在一起——这些价值界定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

责任编辑:龙迪勇

^①Cheng, Xiangzhan, *Aesthetic Engagement, Ecosophy C, and Ecological Appreciatio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Vol 11, 2013.